

军歌嘹亮

永不褪色的丰碑

刘跃亭

昔日为国建功勋,今日阅展风采。在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上,有一支特别的方队令人难以忘怀。当满载着包括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和当年国民党部队等各方具有代表性的抗战老兵车队从天安门前走过的时候,全场肃然起敬,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他们,虽然年事已高、皱纹满面、白发苍苍,但胜利豪情依然洋溢在每一位老兵的脸上,尤其是老兵们颤抖的军礼,令人动容。

他们,经历了铁马冰河的洗礼,与祖国并肩见证了70年来的风雨变迁。他们,用鲜血和生命,用智慧和汗水,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谱写了彪炳千秋的壮丽篇章!他们,是从苦难辉煌中走来的英雄壮士,是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光荣前辈,是接受祖国和人民最高致敬的老兵!

老兵,是一座永不褪色的历史丰碑。他们的故事是历史最真实、最有说服力的见证。岁月带走了他们笔直的脊背,却无法带走他们挺拔的民族信仰和祖国必胜的雄心壮志。

在战火纷飞、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共产党跟我上”是那个年代最常听见的口号,胜过万语千言。抗日先驱吕鸿昌以大地为纸枯枝为笔书写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激荡着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

作为一名军人,张富清用九死一生立下赫赫战功;作为一名党员,他又在退役转业后俯下身子、甘守清贫,始终为国家、为人民奉献光与热。60多年来,张富清刻意尘封功绩,连儿女也不知情。这份初心和使命,给世人留下了多少感动!

曾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先后参加10余次战斗,因战负伤被评定为三等甲级伤残军人的离休干部周智夫,自参加革命以来,始终坚信跟着共产党走就是跟着真理走、跟着光明走,党一定能带领祖国实现复兴,领导全国人民走向富强。这份信仰,给了他战胜困难的勇气,给后人指明了前进方向!

“这辈人一直跟党走,下辈子还做党的人”,这是老兵始终不渝的忠诚。“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这是老兵意气风发的豪情。“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是老兵舍我其谁的担当。“党员干部就是带头奉献的,没有困难叫我们来干什么?”这是老兵艰苦奋斗的品质。“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是值得的”,这是老兵告慰已故战友的心声。

开国将军粟裕曾做过一首《老兵乐》:“半世生涯戎马间,征骑倦惚未下鞍。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啸若琴弹。疆场纵横任驰骋,开敌何计百万。对镜不叹白发,白发犹能再挥鞭。”

这些,蕴含的就是“老兵精神”!老兵精神是一面镜子,是一面探照灯,是“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服务”的坚守;是“常怀爱民之心、常思兴国之道、常念复兴之志”的情怀!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老兵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悄然隐去。”对照老兵,我们应该深悟老兵精神,激励自己守住初心、担好使命;我们要铭记英雄、崇尚英雄,勇于奋斗,赤诚奉献,把老兵的事迹和精神化为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动力!

域外见闻

特洛伊古城

刘安杰

多艘战船组成的庞大舰队,渡海进攻特洛伊城,由此爆发了特洛伊战争。

希腊士兵把特洛伊围困了10年,却始终不能攻占这座城池。后来希腊军中最有智谋的英雄奥德修斯想出一条妙计,他们造了一只巨大的木马,内藏伏兵,然后全军撤退,待特洛伊人将木马拖入城后,木马内的伏兵在半夜悄悄杀出,打开城门,希腊人里应外合,攻破了特洛伊城,临走时又放火烧了特洛伊城。

在古希腊文明的全盛时期(公元前700年—前200年),特洛伊战争被视为希腊人早期历史的一部分,特洛伊也被称为古希腊人获得辉煌胜利的地方。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对这些历史传说渐渐忘却。到了19世纪,《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虽然仍被视为人类文学史初期的经典之作,但只是被当作虚构的神话。由于历史学家只能将古希腊文明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因此特洛伊战争不再被认为是历史,人们不再相信它们曾真实存在。

但从小就着迷于《荷马史诗》的德国考古学家亨利·施里曼却并不这样认为。

1870年,经过多年的准备,47岁的施里曼带着他新婚的妻子来到了西安纳托利亚的爱琴海岸和现在土耳其的西萨尔立克,寻访他为之魂牵

梦绕40年的古城堡遗址。

他的“向导”不是别人,正是《荷马史诗》的作者荷马!他已经把《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看成历史,而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令世人惊奇的是,凭着《荷马史诗》的启示,施里曼不但证明了希腊人用木马计攻陷特洛伊城的历史事实,挖掘出湮没2000多年的特洛伊城遗址,找到了传说中的特洛伊伊普里阿摩斯的宝藏,而且又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条山谷里发现了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的坟墓,打开了埋藏3000年之久的地下宝库,由此揭开了世界考古史上最辉煌的一幕。

1890年,施里曼突然去世。他的同事、建筑师威廉·德普费尔德在施里曼妻子的经济援助下于1893年和1894年继续进行挖掘工作。

德普费尔德之后,20世纪的特洛伊挖掘工作由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卡尔·布雷根于1932年至1938年接着进行。

50年后,由蒂宾根大学曼弗雷德·科夫曼领导的特洛伊新发掘工作于1988年开始进行,一直到2005年科夫曼去世。

几代考古学家经过100多年的艰辛探索和研究,基本上证明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特洛伊古城遗址的真实性。他们还通过对希腊本土的迈锡尼、提任斯、皮洛斯等城市和地中海中的克里特岛的发掘,找到了在这之

前几乎荡然无存、在地下埋没了3000多年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

克里特文明的繁荣时期在公元前15到14世纪,迈锡尼文明的繁荣时期在公元前13至12世纪,特洛伊战争就发生在迈锡尼文明时期,时间约在公元前12世纪初。特洛伊古城由于地处欧亚海陆交通要冲,繁荣富庶,因而成为强大国家(部落)和民族争夺的目标,历史上曾屡遭毁灭。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的东地中海周边地区经常发生战争,特洛伊战争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

特洛伊战争结束后,迈锡尼文明很快被由北南迁、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另一支希腊部落多里斯人所排挤,迈锡尼文明由此从极盛走向衰落。但关于特洛伊战争的传说却世代相传,成为希腊民族发展过程中可歌可泣的一页,再经过艺人们的丰富想象和艺术加工,最终形成人神交混、优美动人的史诗。

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又称爱琴文明,它是指公元前20世纪至前12世纪存在于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各岛、希腊半岛及小亚细亚西部的文明,特洛伊古城即是其中的一部分。当我参观完特洛伊古城遗址,又欣赏了爱琴海风光,竟有一种置身欧洲文明摇篮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久久未能消退。



惠风(国画) 张宽武

人与自然

遥远的青纱帐

芦苇

初秋,村庄会被青纱帐包围起来,如果在空中适当的高度,以一只鸟的视角俯瞰下来,大片的绿裹拥着一片白墙红瓦,煞是好看。从村庄四射出去的路,温柔地割开这青纱帐,就像裁剪开绿色的帷幕一样。

人走在路上,像一只移动的甲壳虫。我常常就是这样的“甲壳虫”。我喜欢在青纱帐里到处游荡,有时挎着竹筐,顺便割点猪草。有时什么也不做,慢慢悠悠,插着裤兜,从一处青纱帐穿行到另一处青纱帐。

玉米们总是站得笔直,列队欢迎并接受我的检阅,玉米棒子是它们怀抱着的“钢枪”。高粱们害羞,红着脸,微微垂头,风来,轻轻摇晃,低声私语。麻雀们成群结队,大摇大摆站在高粱穗子上,低下头偷吃一口,抬起头叽叽喳喳。我抬手吓唬一下,它们呼隆隆飞走,在空中盘旋一会儿,又落下。

村人扎的稻草人,一点儿也不管用,有麻雀会落在稻草人的头上、胳膊上,明目张胆示威。它们鬼精鬼精的。

青纱帐,是隐秘之地。祖母在世时,曾说过抗日战争时期,她和父母在青纱帐里躲鬼子。茂盛的青纱帐,提供了最安全的庇护。祖母的故事启发了我,我每每做了错事,必定要受到母亲笤帚疙瘩的问候时,就躲进青纱帐里——家在村郊,出院门十来步就到。母亲遍寻我不在。估计母亲气消了,才低眉垂眼磨磨蹭蹭回家。

在青纱帐间,我一个人蹦蹦跳跳,不时俯下身,折一支野花,幸运的话,会在玉米棵下,发现一只野西瓜或野甜瓜,便高高兴兴啃了。我把它们认为是大自然送给我的礼物。即使没有瓜,也有东西可吃。折一根玉米秸,撕去外皮后,一点点咬,慢慢咀嚼,像甘蔗一样甜。

有时我大声唱歌,班上的同学总嘲笑我是乌鸦噪。这里,玉米不取笑我,高粱不取笑我,燕子们不仅不取笑我,还站在电线上,排列成五线谱,根据我的歌声谱成曲子。偶有一只野鸡,不知躲在哪里,咯咯几声,为我伴奏。

有时,吹刚学会的口号。如今,在老家,初秋,青纱帐依然会从田野上站立起来,葱茏如多年以前。在遥远的城市,我眺望故乡时,这片青纱帐依然会染绿我的心。我依然能从中看到我脚,就和我从未离开过一样。

我觉得这世上有两个“我”,一个面目沧桑,在城市的高楼间忙忙碌碌;一个固执地停留在童年,在青纱帐里,迎着秋风,唱着歌一路奔跑,那四散的歌声,把周围的玉米棵撞得东倒西歪——那快乐,是郁郁葱葱不停生长的快乐啊。

新书架

《时光知味 岁月留香》:寻找生命的原香

方正

我省青年作家朱丽的散文集《时光知味 岁月留香》近日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该书精选了作者近年来的精品力作。作者以唯美的视角,以朴实清丽、生动婉约而不失哲思、富有感染力的文笔,或叙事抒情,或感悟生活,或演绎真情,或写景状物,多角度呈现了作者的思想情感、行走思考、记忆梦想,以及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追求,对事业的执着与努力,对生命的感悟和求索,对爱的珍惜与感动,对命运的不甘与无奈等,诠释了一位平凡女性生命历程中的酸甜苦辣和她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深刻理解,给人以启迪,激发人向上。

朱丽是一位对文学非常虔诚的作家,近年来经常在国家、省、市级报纸杂志发表作品。她笔耕不辍,在庸常的生活中打捞诗意,呈现真善美。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述:“当我们回首往事,那挂着重露晶莹的过往,早已经被岁月风干,而幻化为向上的力量和勇气。”著名军旅作家叶建民在本书序言中如此评价:“读朱丽的文章,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沁人心脾,不压抑、不沮丧、不小资、不油腻。文章里的事和人物很容易引起我的共鸣,把我的思绪带回了故乡,唤起我对家乡美好的回忆,这是一种美的享受。”

知味

平凡深情的白萝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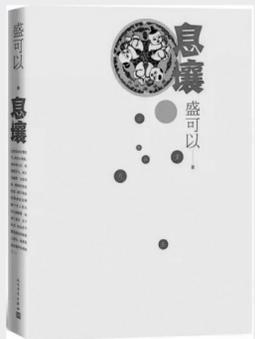
张松枝

样的诗句,写尽了白萝卜生与长的经历,从种到收的成长过程其实是不同寻常的,一起种下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可长出的白萝卜有大有小,有直有歪,有甜有辣,有绿长白短,有白长绿短,就像一起上学的孩子结果却各不相同,但生活都给了他们尽其才而善用的舞台。

夏天时倒是吃过一次白萝卜,那天以家政的工作方式去客户家做饭体验生活,女主人说想吃萝卜大肉馅的饺子,于是就买了几个白萝卜,这白萝卜的确白,因为绿头太少,切的时候也没有冬天萝卜水

灵生脆的感觉,掉出来的萝卜水也不好喝。她家女儿养了一只长毛兔当宠物,天天喂买来的袋装干草,我想兔子最喜欢吃萝卜,就切了薄薄的一小片喂它,结果三瓣嘴碰了碰不吃。记得年少在陕西的时候,我母亲喂过一些时日的长毛兔,用在矿上的煤矿里捡回家的废铁丝编了一个大笼子装着,我们都是母亲种的菜园子边上薅嫩草喂兔,还有母亲的白萝卜给兔子,那兔子咯吱咯吱把三瓣嘴忙得不亦乐乎,如今兔子都成不认识萝卜

连载



有人都看娶妻格外呵护,她嘴唇轻轻抵住他的食指,舌头舔了舔指尖,他感觉到她那儿的温暖湿润,痒酥酥地舒服得要死。每天晚上等初秀在摇篮里睡熟,他就把手指放进赖美丽嘴里,他感觉自己整个身体都被她的温暖湿润包裹起来,直到他不得不

娶来的女人比他小五岁,名叫赖美丽,身高一米四五,脸上多雀斑,头发黑又长,编着很紧的辫子,很多天都不会解开梳洗。她妈来看她,她问你是谁,有时候一下子就能想起来,你是我妈妈呀。猜猜我是谁?

结婚第二天,人们看见赖美丽一大早就卷着裤腿在河边泥坑里摸虾,辫子尖在水面荡来扫去。美丽,港一港昨天夜里怎么睡的吗?

眯着眼睛睡的哩
来宝在高处还是脚下呢
我干娘要我不起你们
我们也不跟别人讲
别人是谁
就是你干娘
那我告诉你
人们从赖美丽的嘴里知道,她和初来宝每天晚上脱光衣服,互相看着对方的身体睡觉,好像旁边躺着的是自己的影子。这样过了几个月,有天夜里初来宝开始四处寻找赖美丽身上的孔,他将她的身体翻来覆去地毯式搜寻,最终还是只发现了耳洞、嘴巴和鼻孔,他非常害怕她嘴里的牙

齿。因为他亲眼看见它们撕扯过猪鬃之类的很多东西,她还能嘎嘣一声咬断只有剪刀才能做到的活。她那口雪白的钢牙,简直像剃刀,可以利索地切断一个人的脖子,而且她就是喜欢刷牙,刷牙时哼歌看天,听树叶哗啦啦响,每次刷得忘了时间,仿佛正是因为它刚刚咬断了什么血淋淋的东西,才需要这么长时间的清理,或者说她刷牙就是磨刀,为下一次撕咬作准备。

他不止一次听人们赞美过赖美丽的牙齿,这加重了他内心的警惕,夜里一上床,他就扯个什么东西捂住她的嘴,防止她露出光芒闪闪的牙齿,要么蒙上自己的眼睛,但大多数时候他一上床就关灯。人们只道他这回是找着门道知道他害怕赖美丽的牙齿。

这样过了一年,赖美丽还是像刚嫁过来一样,只不过模样气色好了很多。有人建议,一旦有性交配,立马让这对夫妻去观摩学习,可能会有意外的启发,所以村里但凡有人大喊:“来宝快来看看。”时便是发生了这类事情。

没有人知道是这个办法起了作用,还是私底下有谁手把手进行了什么培训,一年后赖美丽肚子鼓起来翘下去,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初秀。

按照计划生育政策,第一胎是女儿,第二胎要间隔四年,于是避孕又成了初来宝的头等大事,这个比造人更复杂的问题,对智商的要求更高,又没有可以具体观摩学习培训的途径,幸亏计划生育宣传小组及时来到了村里普及避孕知识。

来宝和赖美丽坐在小板凳上,像看电影那样认真听宣传干事的讲解,并牢牢地记住了把白气球套在食指上的重要动作。回家的路上他一直竖着食指,像释迦牟尼那样,就连吃饭做事也不让这根指头倒下去。夜里头他就举着这根手指让赖美丽像宣传干事那样套上白气球。他也不再上床就关灯。他已经不怕赖美丽的牙齿了,因为他日常找初秀的手放进嘴里,吃得初秀咯咯笑。有天夜里,他也把食指也放进赖美丽的嘴里,赖美丽当了母亲以后变化很大,把所

同样明白这个道理,最后她用一种既是拍板,又是请求的语气要他们支持她的工作。

你们准备一下,明天上午我们安排车来接你去医院。她还亲切地摸了摸初秀的脑袋,夸她乖巧机灵,走时又郑重地握了握赖美丽的手,迈着志在必得的步伐,离开了这个光线幽暗空气混浊的地方。

妇女主任一走,赖美丽便瑟瑟发抖。初来宝住她身上搭了一场棉被,她继续在棉被里发抖,眼珠转动。晚饭时她正常了,像个饿鬼似地吃饭,咽得直瞪眼,放下筷子便打着饱嗝嬉笑起来,带着窃喜和机灵的神色。

他们说明天,我躲过明天就好了。我刚刚已经把明天的饭全部吃进肚子里,我去山洞里睡觉了明天再回来。

下午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天黑时路上开始结冰。赖美丽像只企鹅,拿着手电筒,裹着棉被进了后山。初来宝眼看着她踩着妈过去踩出来的路,一步一步往黑里走去,直到手电灯光消失在黑暗中。